

青春期的爱情，纯洁、朦胧、浪漫，就属那

# 白玫瑰

*White Rose*

刘宇澄 著

# 白玫瑰

White Rose

刘宇澄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玫瑰 / 刘宇澄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6161-0

I. 白...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839 号

责任编辑 萧春茂

装帧设计 刷 刷 郭 茜

插 图 刷 刷 刘晓斌

美术编辑 杨德鸿

**白 玫 瑰**

刘宇澄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插页 9 字数 256,000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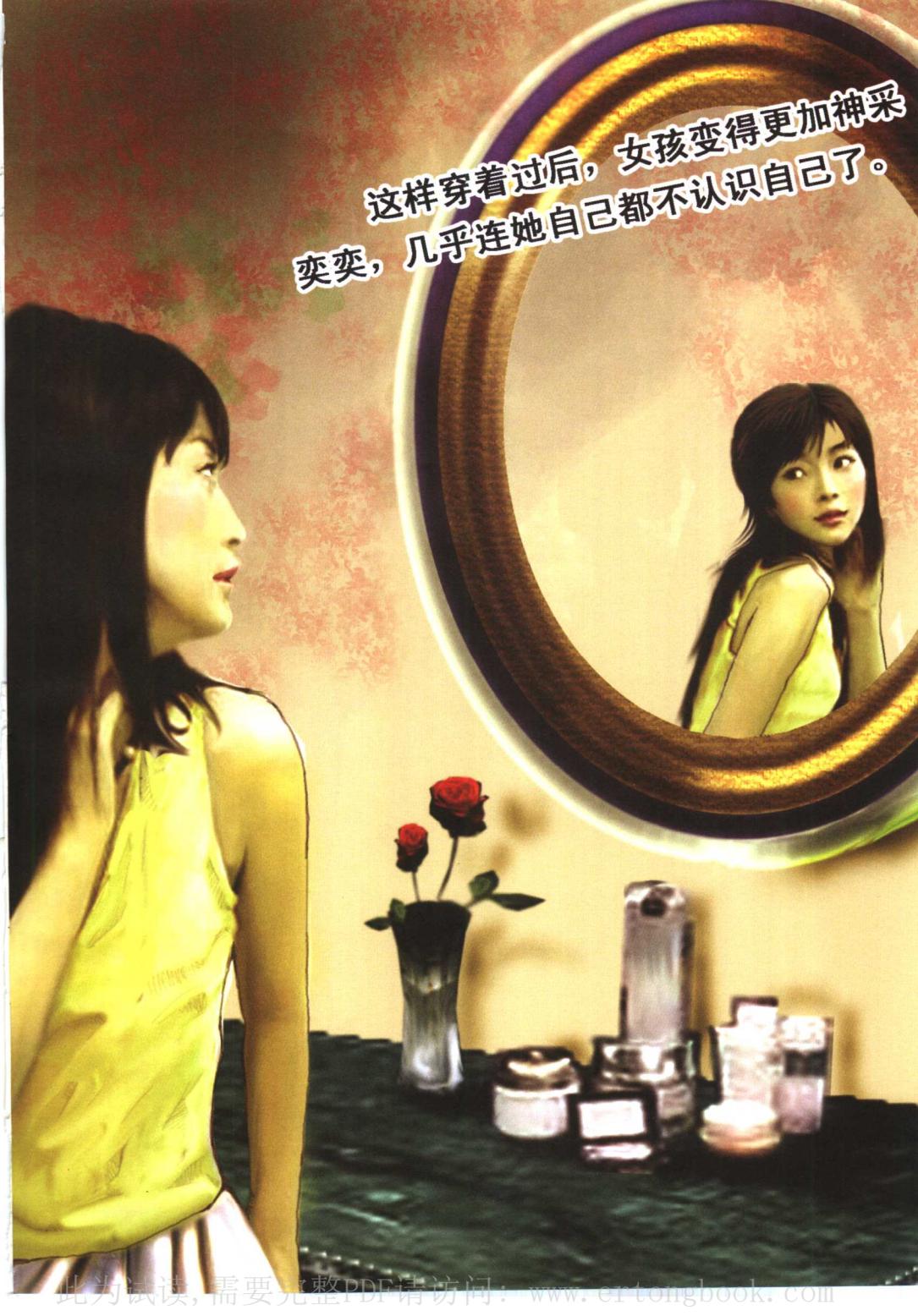
ISBN 7-208-06161-0/I·286

定价 22.00 元

女孩的尖叫声还没有结束，  
他就已经跑得没影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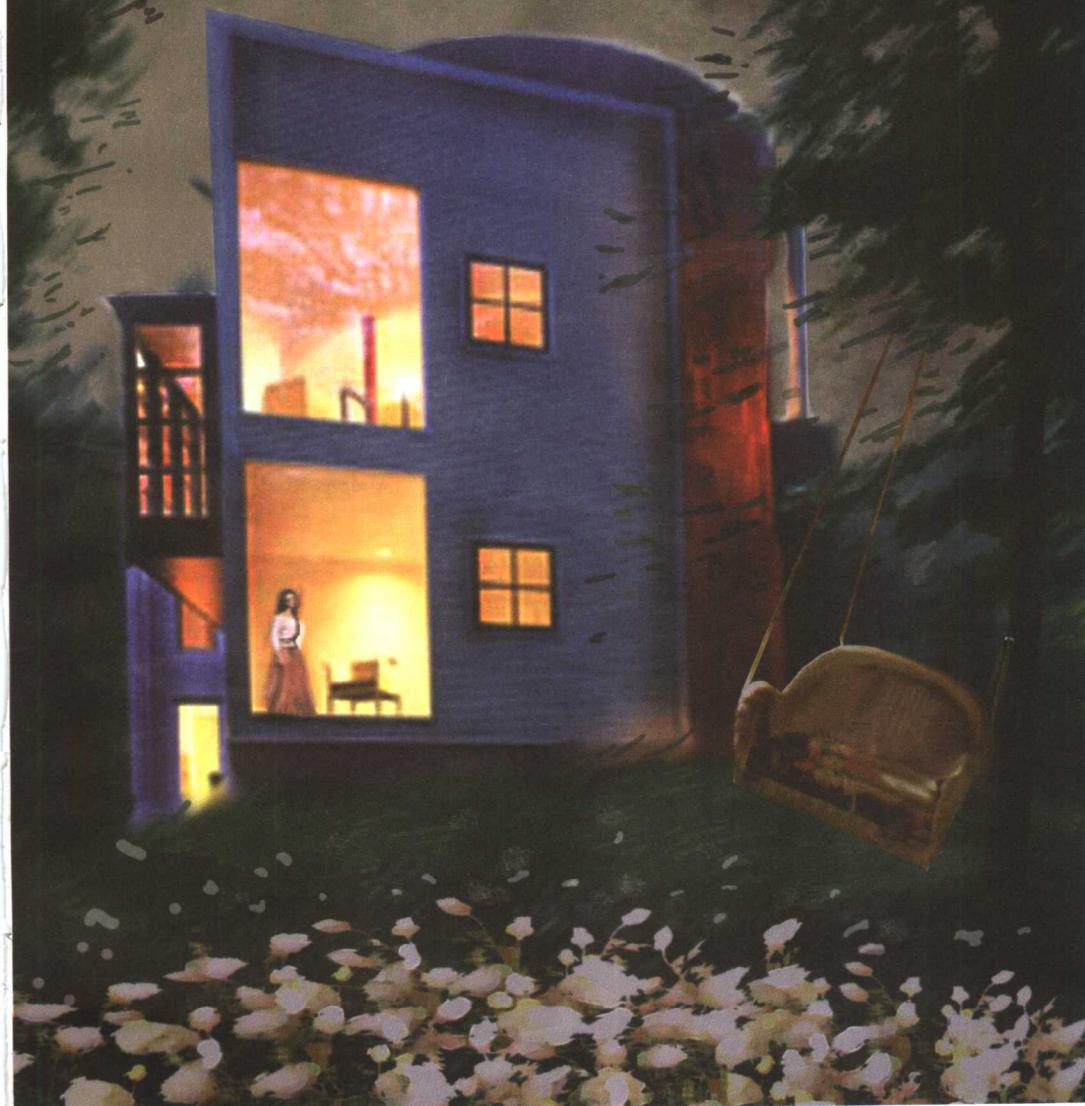
这样穿着过后，女孩变得更加神采奕奕，几乎连她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是何美白小姐吗？生日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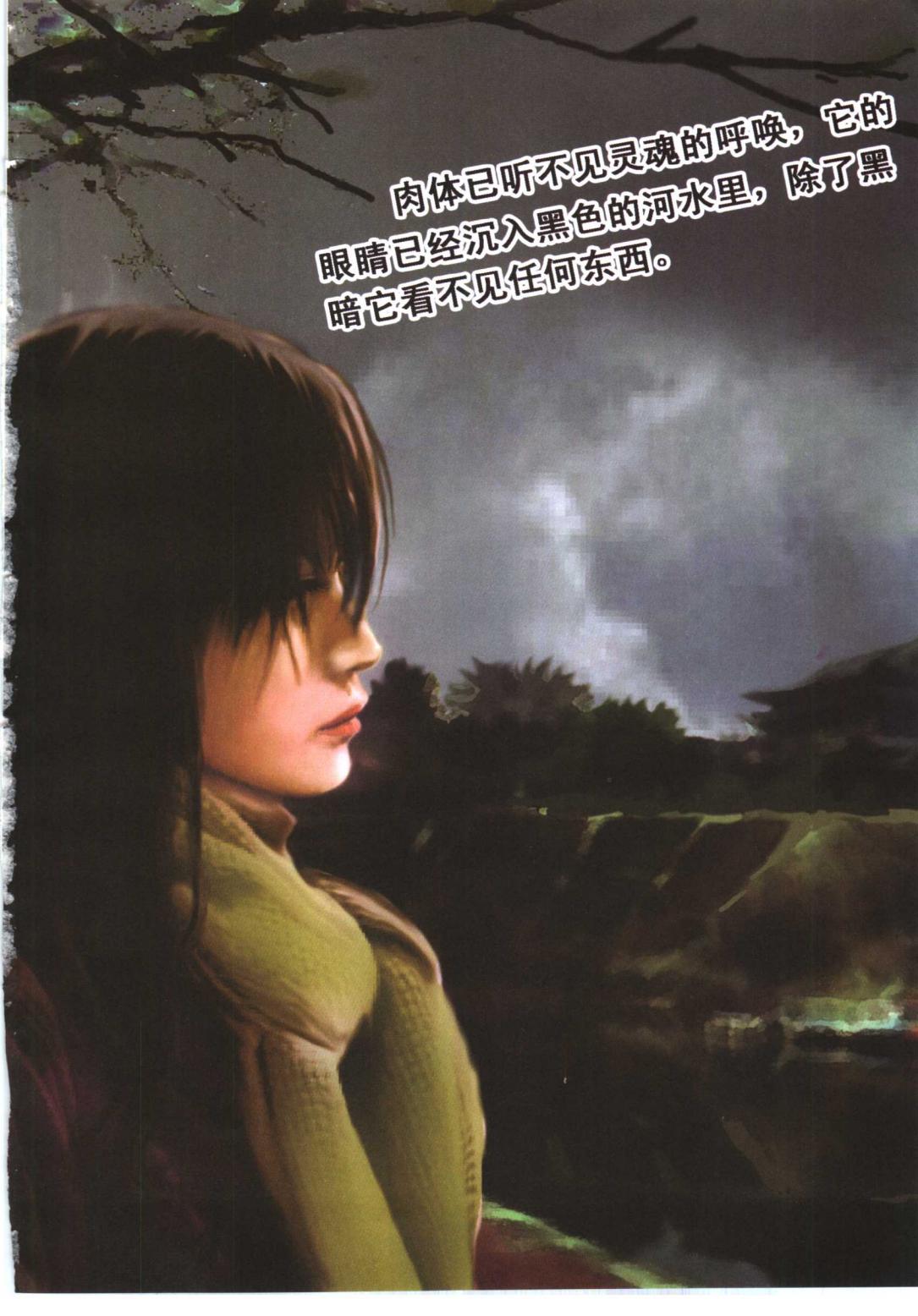


透过起居室大大的落地窗，  
她看见滂沱大雨倾盆而下。



“告诉你一个秘密——”他故作神秘地  
凑到她耳朵边，悄声道：“有人死了！”



A woman with short brown hair, wearing a green dress, is shown in profile, looking out over a dark, atmospheric landscape. The scene is lit from behind her, creating a silhouette effect against a dark sky filled with clouds.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are dark, silhouetted shapes that could be trees or distant buildings.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contemplative.

肉体已听不见灵魂的呼唤，它的  
眼睛已经沉入黑色的河水里，除了黑  
暗它看不见任何东西。

这是夏天的一个懒洋洋的星期天。正午的太阳照耀在热气腾腾的城市上空，使本已炎暑的天气更加酷热难当。午饭时间刚过，吃饱了肚子的人们都感到困倦不堪，纷纷躺上床午睡去了。小猫小狗也懒得动弹，好像叫一声都会出一身汗似的，只顾了蜷伏在地上打盹儿，偶尔从眯细着的眼缝里偷看一下四周倦意重重的世界。园子里早晨还神采飞扬的喇叭花、金银花也纷纷在烈日的暴晒下垂了头，无精打采地挂在蔓藤上。只有玫瑰花迎着太阳尽情开放着，展示着它们五彩缤纷而又美丽娇艳的花瓣儿。树上响着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蝉鸣；这个世界的这个时刻仿佛被它们垄断了，四下里竟然听不到一声鸟叫；蝉成了唯一的歌手，用单调的歌声将整个城市催眠得昏昏沉沉。

“扑通”，一小块石头从花园的围墙上滚落，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这声音使得刚爬上墙头的一个少年吃了一惊。他抬起头警惕地朝四下张望了一番。还好，那响声不算太大，还不足以惊醒这个沉睡的世界。少年于是放下心来，猫着腰半蹲在墙上，转头看了看自己方才一不小心踢落那块石子的地方，这才发现原来并不是石子，而是一些下雨天积结下来的泥块，被太阳晒得干裂了，活像一些形状不规则的豆腐干。

想到豆腐干，少年不由得歪着嘴咽下一口口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老是觉得饿。不是才吃过午饭吗？妈妈煮的面条其实是很好吃的……不过如果吃的是麦当劳的汉堡包，自己也许就不会觉得饿了吧？……少年不觉又咽下一口口水。他只吃过一次麦当劳。那是去年班里一个有钱的女生谢小燕过生日，她把全班的同学都请去大吃了一顿。那顿饭简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唔，牛肉饼一咬一口肉汁儿，那滋味儿可真是妙不可言啊！少年原本计划两个月后自己生日时向母亲提出去麦当劳的要求，当然啰，他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像谢小燕那样把全班同学都请去的，家里没有那么多闲钱……最多只能请两个人——他和他母亲。他知道母亲从来没吃过麦当劳，她总是嫌那些东西太贵，他要让她在他的生日也享受到他喜欢的美食……然而，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是难以实现的了……少年的手不由自主地握成了两个拳头，从他那乌黑的眼珠子里射出一道仇恨的光芒；这光芒燃烧着愤怒的火焰，直射到那个围墙围着的漂亮的花园洋房里去了。

花园洋房的主人是甜甜食品公司的总经理何千秋。少年名叫林雨飞，他的母亲陈玉茹是何千秋公司里的员工，上个星期她和公司里的另外9个女工忽然被公司裁掉了。虽然公司解释说这次裁员根源在于公司财政困难，实属万不得已，但林雨飞却想不通老实本分、工作认真负责的母亲何以会被裁掉。公司里有五百多名员工，怎么也不应当轮到已经在公司里干了10年的母亲头上呀！……不管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何千秋是公司的总经理，是母亲失业的罪魁祸首。少年单纯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复仇！他还没有顾得上制订详尽周密的复仇计划，他心里有的只是严酷的现实：母亲没有工作了，家里的经济来源断了，而自己再过一个月就要升入高中，生活费尚可依靠救济金，

老师的礼金可以不送,可是必须要交的学费、赞助费怎么办?林雨飞已经得到城里最好的学成一中的录取通知书;收到通知书的那天晚上母亲高兴得一夜没合眼,要知道进了学成一中就等于一只脚已迈进了大学的门坎啊!上大学是他这种无权无势的家庭的孩子最好的出路,林雨飞本人对这条路并不十分热衷;但他知道那是母亲的愿望,他不愿意违抗她,于是便接受了她的意愿。现在如果因为学费的问题自己不得不放弃高中,那么唯一的出路便是去读职业技校了。林雨飞知道母亲是绝对不愿意他作出这样的选择的。他的苦恼正在于此——这意味着母亲不得不在短时间内找到另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啊!而这,在现在的经济状况下太难了。不少人失业或下岗了。人才市场上虽然有工作,可是大多数工作要么明文规定应征者不得超过35岁,要么明确表示只要男性;愿意雇用女性的工作往往要求年轻漂亮。像母亲那样四十出头又老实本分的妇女,又怎么可能跟那些二三十岁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子竞争呢?想到这儿,林雨飞的心揪了起来;他恨自己的无能为力,恨自己不得不选择读书而拖累了母亲,也恨这个社会——为什么就不能给母亲一席生存之地呢?!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母亲,只觉得自己心里有一股破坏一切、砸烂一切的冲动,尤其是面对眼前这个漂亮的花园,漂亮的小洋房!是的,他要报复这个该死的何千秋。瞧他住的这个豪宅,就可以想见他有多少家产了。只要他手指头大的那么一点财产,就可以供自己读完3年高中啊!而他,竟然不让母亲工作下去……

“我要捣毁这个漂亮的园子,我要砸烂那些明亮刺眼的玻璃窗,然后跳进屋子去,将那些贵重的家具、瓷器、灯具等等统统砸个稀巴烂!”林雨飞在心里下了决心。他并不想去做贼,他只想做到破坏、砸烂,破坏、砸烂!他要出气,他必须出气;他感到心口

的气已经冲到嗓子眼儿来了，那些气必须以某种形式爆发出去！这个炎热的星期天正是干这件事的好时机。他已经打听到这一天何千秋开车带了全家出去避暑。果不其然，现在四周静悄悄的，连苍蝇都睡着了，正是动手的好时机呢！林雨飞最后一次观察了一下他的目标。对，确实没有一个人！由于空气里没有一丝儿风，一切都是静止的，所以展现在少年面前的花园好像杂志上一幅美丽的摄影作品。红的、白的、黄的、粉的玫瑰花大丛大丛地在灿烂的阳光下盛开着；它们是那样的娇艳，甚至娇艳得有些令人作呕呢！少年从玫瑰丛中选中了一小块空地，准备从墙头跳下去了。

就在这当儿，林雨飞眼角的余光忽然扫过一小块白色的东西。那件东西被一丛茂盛的白玫瑰遮掩着，在明晃晃的阳光下是如此的不起眼，以至于他先前竟然没有留意到。待他仔细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是一只女孩子的穿着白色皮凉鞋的脚！那只小巧玲珑的脚正一动不动地悬在空中，从一朵肥大的白玫瑰旁露出小半截来。林雨飞直了直身子，往旁边挪了一小步，这才看见原来在玫瑰丛中支着一架小小的白色吊床，那吊床里蜷缩着一个女孩子，穿着白色的衣裙，脸上蒙着一顶草帽，正在睡觉。

“可恨！”林雨飞恨恨地骂了一句。他没有想到会有人在，这把他的所有计划都打乱了。现在他不能跳下墙去了，他只能另找机会了……可恶！可恨！少年的憎恨全部转移到那个正在睡觉的女孩身上去了。他从墙头抓起最大的一块干泥块，奋力朝那个吊床砸过去。

这一下正巧砸在那顶遮挡着女孩的脸的草帽上。女孩忽然惊醒了，她只觉得脸上受了突如其来的一下冲击，这冲击并未伤到她，但她被吓坏了。女孩从吊床上坐起来，一把掀起草

帽，露出一张惊慌失措的圆脸来。女孩好像还没睡醒，半张着嘴，瞪着一双大而无神的眼睛朝四周看着。她忽然看到了围墙上的少年，看到了他那张强盗般的黑脸，以及黑脸上的一双闪烁着野猫般的凶光的黑眼睛。她被他吓坏了，愣了一秒钟才总算清醒过来，扯开嗓子憋足了身上所有的力气使劲儿尖叫起来。

林雨飞纵身跳下墙去。女孩的尖叫声还没有结束，他就已经跑得没影儿了。

## 二

“农夫渔场的鱼真不错！吃鱼还是新鲜的好吃！”何千秋一边说，一边夹了一条送到嘴边。只见那条鱼从他嘴里一划拉，扔到桌子上时就只剩下一副骨头了。何千秋钓鱼是个内行，吃鱼更是高手。今天他带了太太和儿子去钓鱼，收获不小，总共钓了九斤半。挑肥大的带回来，拿给张妈又蒸又烧又煮，晚餐桌上除了一盘青菜，全是鱼。

“听说好些渔场拿避孕药给鱼催肥呢。上次咱们去的那个地方，钓上来的鱼就没有这次的好吃。”何太太说。她吃饭的动作很斯文，因为要减肥，吃得也不多。

“你是说上次咱们吃的鱼都吃过避孕药了？哈，哪会有这样的事！真是妇道人家，总喜欢讲些耸人听闻的东西！”

“哼，你不相信的事难道就不能是真的了？这也算耸人听闻？！你自己那个公司做的食品就完全合乎食品检验标准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何千秋拿眼瞪着太太，这个愚蠢的女人，她都知道些什么？！

她以为她什么都知道，可实际上何千秋公司里的事从未对她讲起过。他越是瞒着她，她就越是想知道；她越是不知道，越是觉得心中愤愤不平，因而难免要拿些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来向丈夫示威。可惜何千秋并不吃她这一套，反倒因此愈加鄙视太太，并且不惜为此发动夫妻大战……所幸何太太的话被儿子打断了：“妈，什么是避孕药呀？”

“小孩子别瞎问！来，喝点鱼汤。”何太太拿起儿子的碗，给他盛了满满一碗。

“今天幸好我呆在家里没有出门去——”趁着这个间歇，女儿何美白开了口。她知道自己再不开口就没有机会开口了。父母和弟弟玩了一天回来，洗澡，换衣服，打电话，忙得都没有顾得上跟她讲话。她追着他们，可是只吐出“今天”两个字，便不能说下去了。要么是他们进了洗手间；要么是他们不耐烦地打断她，问一句“弟弟的T恤衫放哪儿了”之类的话；要么就是电话接通了，他们只顾了对着话筒“哈啰”，将她冷落在一边……现在一家人围坐在餐桌边，她想她总算有机会把白天发生的事告诉他们了。

“是呀！你幸好没有去！路上车子多得像赶集——光出城就花了两个多小时呢！”何太太说。

“我看中国的经济之所以发展不上去，坏就坏在交通问题上！”何千秋接过话题开始抱怨时事了。

不能让父亲说下去，他抱怨起来会没完没了的；而且很可能引得母亲跟他抬杠，那就更糟糕了！想到这儿，何美白赶快说：“我是说，今天下午我在花园里坐着看书的时候……”

“嘻嘻！那么热的天你在花园里还坐得住？”弟弟何天佑看了姐姐一眼，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她的话。

美白有些急了。可是母亲接嘴道：“这个夏天的确比往年热

多了！我们在农夫渔场一直呆在树阴下面，还算好；不过还是给天佑涂了满身的防晒油呢……美白，城里热吗？”

“挺热的。”美白不得不答道，“我在园子里热得书都读不下去，后来就在吊床上睡着了……”

“全球的天气都在变暖，都是不注意环境保护造成的！环境保护就咱们国家搞得最差——瞧瞧几十年前竣工的那个 XYZ 工程吧，现在怎样？整个 C 城都被地震震塌了……我说儿子，今后你长大了，可千万不能往那边跑！虽然说起来都是前辈子的人干的蠢事，可是上帝算账可不这么算，只要是黄皮肤、黑头发的后代，只要你跑到被破坏了的地带居住，你或你的儿孙就得在某一天为此付出代价！反正中国人够多的了，死他一大批也算是符合自然规律……我看你今后还是当个政治家不错，他们永远住在最安全的地方，永远不受自然灾害的威胁，他们是最享福的人……”

“嗨，你尽胡说些什么！孩子那么小，现在别给他灌输那些馊东西！”何太太对丈夫的教育方式显然有不同看法。事实上两个人向来对任何事情的看法都难以取得一致。她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老要跟丈夫发生争执的。以前可不是这样！以前她可是个人尽皆知的夫唱妇随的模范呢！比如 11 年前丈夫有了点钱，事业有了些基础，决定要第二胎时，她就毫无怨言地为他生了，还因此丢了自己在国家机关的工作……真是上帝保佑，是个儿子！所以他们为他取名“天佑”。为了培养教育这个宝贝，夫妇俩可是没少操心……对了，就是自从有了儿子以后，她就愈来愈感到和丈夫谈不到一块儿去了。夫妻之间可以说是同床异梦呢！

原来何千秋夫妇没有儿子的时候，两个人为了要个儿子，不得不拼命干事业，好对付第二胎必须支付的巨额罚款；夫妻俩可

以说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去过。而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对于这个目标的结晶——也就是他们的儿子，两个人却在意识形态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反而没有以前和睦了。只是这个道理旁观者看得清楚，何氏夫妇反倒是糊涂的。

“要不是有这个儿子，要不是我得依靠这个还算有钱的丈夫……”何太太不想再想下去了。日子已经过到这个地步，好比棋盘上的棋子，她是不想将它们再重新摆过。如果要从头开始，除非另设一局……而那，恐怕该是下辈子的事了……

“兴趣爱好要从小培养。真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何千秋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他实在看不起这个仅读到高中毕业的女人。她就只知道一味地宠孩子，从来不教他一些有用的东西。自己前些年忙于发展甜甜食品公司，忽略了孩子的教育；近一两个月来才有些空闲，结果发现儿子脾气刁钻古怪，学习成绩一塌糊涂。要不是他这个当老子的每年贴上大笔的钱，儿子早就被龙江小学一脚踢出去了……女儿的成绩还算不错，没为她操什么心居然还考上了城里最好的学成一中……不过女孩子是干不成大事的，除了个别的女强人——然而美白是不可能当女强人的。她的性格太内向、太懦弱，长得也不好看；今后能嫁个对她好的老公就不错了……何千秋想到这儿，不禁瞟了女儿一眼。那孩子正低了头吃饭，脸上的神情无精打采的；她那一双眼睛虽然挺大，却没有神，所以将一张脸也衬托得平淡无光。他又看了看儿子，小男孩虽然只有 11 岁，长得可比姐姐好看多了。那一脸的调皮样儿，透着机灵，也透着受宠的孩子特有的娇气和自私。“好在他还只有 11 岁，我还有机会把他纠正过来……”何千秋暗地里想。

“……看上去像学校里那种坏学生。不过也可能是个小偷……”何美白的声音本来在一家人里就是最小的，此时当大家